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7041009

10位ISBN编号：722704100X

出版时间：2009

出版时间：宁夏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衣露申

页数：33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内容概要

《开到荼蘼花事了》主要内容：他的空等，成就了她的跋涉。

他的懦弱，成就了她的坚强。

他的不甘不愿，成就了她的愿赌服输。

他的执迷不悟，成就了她的海阔天空。

这世上若有抓住不放的爱情，也即有不得不放的爱情，而且，更会有一开始就没有意义的爱情。

任之信，你他妈是个王八蛋！

任之信，你是我的。

你是我苏大小姐的。

任之信，任之信……他想起若干年的那些日子，她无数次地这么叫他，霸道的，生气的，娇羞的，她那么连名带姓的叫，她从来不叫他信，之信。

那个时候，他是她的任之信。

可现在，她却叫他往前看，还能怎么前？

前面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了无生趣。

再也没有谁还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叫他，任之信。

苏紫在18岁那年遇见了任之信，一个是带着往事阴影的青艾少女，一个是豪门世家的政坛后起之秀，两条原本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却因为机缘巧合跌跌撞撞地纠缠在一起。

彼时，任之信有他的人生轨迹，门当户对的未婚妻，前途光明的仕途；苏紫有她的青春光华，有穷追不舍的高干子弟，可宿命弄人，他把她圈禁在身边，自私地以为一年后自己便可放她自由，从此路归路，桥归桥；她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挣扎犹豫彷徨，万劫不复地爱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属于她的人。

结局已经写好，分手已经注定，正如张爱玲说，“他不知道他和她最快乐的一段光阴将在期望中度过，而他们的星期日永远没有天明。

”当任之信决定再不放手的时候，在换届之际，他撕毁了与未婚妻的婚约，也做好了自已一无所有的准备，却没想到苏紫却在关键的时刻离开。

五年之后，苏紫在他城早已结婚。

两人再度相逢，任之信的不甘心注定让两个人再次纠缠。

可爱情这码事，十分红处便成灰，五年之后的苏紫再也不是当年的苏紫，对待感情，她有她自己的禅，亦舒曾说，我们相爱的是一个人，与之结婚的又是另一个人。

当她再次见到任之信，原本的伤口被掀开，原来曾经以为的痛不可当竟只是一场自己的幻觉，过去的早已过去，她终于了了自己一个心结，回过头再去看，陪在自己身边的那个人早已犹如习惯一般深入肌肤，胃里，密不可分。

开到荼蘼花事了，那场与青春有关的繁华盛宴早已经落幕，如今与之携手的人才方觉岁月静好。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作者简介

衣露申，生于80年代。

天蝎座。

学过法律，当过教师，目前靠写字为生。

热爱八卦，耽于幻想。

传媒大军里蝼蚁一枚，酷爱睡觉和打麻将，人生最大理想就是将两者结合为一体。

写故事，纯粹兴之所至，消遣自己，娱乐旁人。

衣露申，英文的illusion，意思是，幻觉。

衣露申，不过是美好的托词。

那些我们断然不信的东西都可称为衣露申，那些让我们沉溺不醒的梦也是衣露申。

谁说文字又不是一种幻觉？

什么见字如见人，什么立此存照，统统都是衣露申。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书籍目录

楔子第一章 婚姻的禅第二章 倪真的婚礼第三章 狭路相逢第四章 大宅门里的红与黑第五章 玫瑰还是陷阱第六章 放心，我不是乔世伟第七章 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第八章 许你一个成全第九章 假如我是真的第十章 我只是说如果第十一章 瞬间的天荒地老第十二章 伤口是别人给予的耻辱第十三章 倒计时的爱第十四章 离开是最好的结局第十五章 多年以后，与汝相逢第十六章 泪干的时候天就亮了第十七章 繁华尽处，离歌将歇第十八章 清醒纪番外之任之信 你是谁的乾达婆？
番外之唐洁后记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婚姻的禅 “我真后悔。

”说话的时候，丁晓一脸地愤怒与委屈。

苏紫看着丁晓，一言不发，从烟盒里摸出一支香烟点上，瘦长的烟身渐渐化作灰烬。

“你说他还配当男人吗？

就把我一个人甩在大街上，自己扬长而去。

为什么男人一结婚就辩若两人？

”苏紫听着朋友的唠叨，习惯性地往后仰。

倾听是一种习惯，她知道这是丁晓独特的发泄方式，作为旁人只能奉献耳朵。

此时说任何话都是多余。

“苏，你说结婚到底为了什么？

早知道我就不结婚了。

自由自在多好？

现在每天都要看着他不阴不阳的脸色。

一句话不对就甩手走人。

我还懒得伺候了。

”结婚是为了什么？

苏紫问自己。

她突然想起三年多前的那个夜晚。

她一个人蜗居在角落，崩溃，哭泣。

那一刻，她对自己说，结婚吧！

结婚，贪求现世安稳。

所有的爱与恨，离别与纠缠统统抹去，结婚，她就可以再世为人，结婚，她就可以欺骗自己，从此不留。

如果说婚姻是牢笼，那么她是心甘情愿躲进去的。

禁锢也是心甘情愿的。

“婚姻与感情分明是两码事。

”她念着这千篇一律的台词，不知道是说给丁晓听，还是催眠自己。

苏紫突然想起好友倪真的一句话：“如果你能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生活，那么你会发现其实跟其他男人在一起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
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倪真跟她才刚刚读大三。

当时倪真有个男朋友，初中认识，高中恋爱，不咸不淡也有好几年了。

旁人看来是青梅竹马，此情不渝，个中况味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苏紫以为这句话是真的。

就这么催眠自己过了若干年，如今才觉悟：如果你不爱这个男人，当然他与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她现在才发现，倪真的话只说了一半，而另外那一半，她直到结了婚才真正明白。

她一直很羡慕丁晓，那么轰轰烈烈的，平常夫妻，为点鸡毛蒜皮的吵闹，人间烟火，刹时温暖。

她喜欢丁晓这样的女子，简简单单，一眼就望进眉目。

单纯，没有心机，一来二去，也就成了朋友。

她当然不知苏紫的过往，在这座城市，无人知晓她的过往。

人们知道她，也不过三言两语，小户人家出身，家世清白，大学毕业，结婚，现在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庭主妇。

认识顾家明之前，苏紫在一家报社当编辑，码字爬格混日子，天天在报纸上教人们如何如何谈恋爱。

主编比她大三岁，也是个没着没落的人，经常看了苏紫的文章就笑她：“年纪轻轻的，写起感情来倒是游刃有余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结了好几次婚呢！

”感情这码事，纸上谈兵终是容易，要是身体力行来，最多也只是旁观者清。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知易行难的道理放在感情上同样适用。

现代人的感情越来越脆弱，也越来越表象化，年轻人一旦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手散步就立马感动得不行。

感情有很多种方式，细水长流的，电光火石的，至于能白头携老的或许并不是爱情。

那她跟顾家明呢？

又算哪一种？

关于婚姻，苏紫觉得自己看得很透彻，不外乎三句话：自足常乐，自得其乐，既来之则安之。

顾家明说完离婚两个字就后悔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来，他知道渐渐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了。

刚结婚的时候，他常常对苏紫说，幸亏你遇到我，否则你还不知道要黑暗到什么时候。

是的，他刚认识苏紫那会，他觉得这女子太黑暗太自闭，甚至可以说堕落。

他不明白年纪轻轻的她怎么能自暴自弃到这样的程度。

她抽烟很凶，一根接着一根，恨不得每一口都抽进肺里，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，不知节制。

他常常忍不住打断她：麻烦你重复一遍。

在绝大多数场合里，她永远是最不修边幅的一个，随随便便的体恤牛仔，乍一看还以为仍是学生。

脸上永远是一副没有睡醒的表情，只是偶尔眸子一发亮，照得顾家明心腾地一下。

认识苏紫是因为工作关系。

她们报社到他的影楼拍合影，一个个地化妆，选衣服，照着香港金像奖的造型做一本台历。

平时他很少去影楼，那一天他神使鬼差地走进去，看着报社那群女编辑花枝招展地选衣服，只觉得像上千只鸭子进了摄影棚。

这些年，各种各样的女人见多了，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。

一进去，就看见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抽烟，边打哈欠边跟化妆师说：“今早出门的时候忘了洗脸，没问题吧？”

后来跟那帮报社的女编辑混熟以后，她们还时不时地打击他：“你该不会是看了苏紫化妆后的样子被迷住的吧？”

语气酸溜溜的，在她们看来，顾家明追谁也不该追苏紫，除非眼睛瞎了。

化妆以后的她简直辩若两人。

做这行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到反差那么大的女人，混身上下一股子妖气，说不出的蛊惑。

摄影师罗宾特地把她的照片全部挑出来：“拍了那么多个，才拍到一个满意的。

这女孩子要是再高五公分，活脱脱就是做模特的料。

顾家明凑近了一看，一身黑衣，双手叉着，脸上似有似无的笑，眼神逼人的锐利。

当下便留了心，这女人有意思。

再后来，他与她又有一次合作。

一起拍摄一部图片电影，顾家明完全出于私心，否则这档子事哪用着他自己亲自出马。

她说话还是那么快，跟爆豆子一样。

他不得不承认，她把自己伪装地那么好，惟独声音欺骗不了人。

他常常听着听着就走了神，然后不得不干咳一声：“不好意思，麻烦你重复一遍。

他看见苏紫拳头都握紧了，然后又松开，一阵假笑：“那我再说慢一点。

她的脾气全是他一手调教的。

有时候晚上10点过，他还是那么厚颜无耻地把电话打过去：“我现在有空了，我们聊聊工作吧。

一个星期的工作量，他硬生生拖了一个半月，软硬兼施，做得那么明显，也只有苏紫没看出来。

“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唐僧啊，简直受不了你。

她那个时候常常跟同事抱怨，怨自己怎么摊上这份差事。

好心的同事提醒她：“顾家明是不是想追你？”

她居然还摸着那位同事的额头，表情跟见了史前生物一样“你脑子没烧坏吧？”

后来她报社影楼跑得不耐烦了，终于说：“我们网上谈。

渐渐地，每天晚上顾家明都会在网上跟她聊天。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前一个小时聊工作，后几个小时聊其他的，慢慢地才熟起来。

那些日子，顾家明每天总是迫不及待地期待夜晚来临，然后在耳麦里听她细细脆脆的声音传来。一开始，她并不愿意聊起自己的过去，尤其是感情。

关于她，顾家明知道的更多的是现在。

在报社做编辑，写字赚钱，一个人住，昼出夜伏，工作三年，没有积蓄，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。

“没有男朋友？”

“又没有人追。”

“说得坦坦荡荡，让人接不了半句。”

她不愿意谈，逼得顾家明只有自叙情史，他说他八年没有谈过恋爱，被苏紫一阵嘲笑，“骗小孩吧？”

“他说追他的女人有一个加强排，追到了床上，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”

她又开始笑：“骗小孩吧？”

“他说初恋女友在他面前自杀三次，他怕死了女人这种生物。”

她还是继续没心没肺地笑：“太琼瑶了吧。”

“直到最后，他说：“既然你没人追，我也不打算让追我的女人得逞，要不咱们就先试试看？”

“她才没了底气：“你不是说真的吧？”

“直到认识三个月以后，那天晚上，顾家明还在网上跟苏紫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”

他也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，有句话不是叫润物细无声吗？”

在他看来，苏紫就是一棵长在阴暗里的潮湿植物，必须一点一点地才能让她的心重见阳光。

中途苏紫突然把耳麦关了，只是说接个电话。

半个小时后，她居然打来电话，一个劲地哭。

哭了一个多小时，她突然对顾家明说：“你娶我吧！”

“说不上谁趁谁的危，顾家明猜测说不定她前男友结婚了，精神崩溃，急需找个依靠。”

如今的男女谁没有点前尘旧事。

他没放在心上，更大的原因在于，顾家明太自信了。

他自信自己能让这棵不见光的植物阳光起来。

只是结婚三年，顾家明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个现实，想拯救的人没拯救出来，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。

他说离婚，倒不是如何不待见苏紫。

他只能说，她实在太想扮演好妻子这个角色了，反而觉得戏过了。

他下班晚了，她从来不问；他不回家过夜，她连个电话也不打。

他有时候抱怨几句，她反而还把眼睛瞪得很无辜：“我以为贤惠的妻子都不会干这样的事情。”

“她有时候也爱出去玩，他反对过一次，她再也不会了。”

她记着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他爱吃的每一样菜，他准与不准的每一件事情，可惟独没有真正交出自己的心。

她从来不会跟他吵，任他发脾气，她就那么不闻不问的，仿佛自己身在另外一个世界，甚至连做爱都没有声音。

他的心一点点地灰下去，灰地心慌意乱。

越发地暴躁，常常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他也拿来做文章，她还是一副不为所动的表情。

他宁愿她像刚认识那会，那么肆无忌惮地笑，做出一副想发火又不敢发的表情。

现在的他们，更似陌人。

顾家明无不讥讽地自嘲：“怎么不颁个奥斯卡给苏紫，演活了貌合神离的那一套。”

“见过丁晓之后，苏紫走到大街上，才有点无家可归的感觉。”

第一次觉得住了三年的地方出奇地陌生。

顾家明跟她说离婚。

一开始觉得轻松，过了大半日，才发觉胸口一阵涩。

习惯真是可怕的隐疾。

三年了，她那么低眉顺目地做着别人的妻子。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他叫她东，她从不往西。

他不爱吃甜的和酸的，苏紫索性连自己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也戒了，他不喜欢晚睡，她就每天躺在床上数绵羊，偶尔翻个身还怕吵醒他，他不喜欢她说话太快，她就连呼吸都慢了下来。

连她自己都佩服自己，什么时候转的性子？

这三年，她觉得自己可以开讲座了，单单婚姻与家庭，她随口一说都是至理名言。

婚姻是妥协，是容忍，是菩萨低眉。

说真的，她觉得自己是带着修行的虔诚走进了民政局大门，如今怕是要立地成佛了。

可是他却跟她说离婚。

是她做的不够好？

连她自己都觉得讽刺，这年头，还没见过谁家的媳妇有她那么肯受气的。

还是他做的不够好？

她又摇头。

顾家明都恨不得拿条链子把她栓在家里，要真有什么第三者，说出去也没人信。

她想起他们刚交往那段时间，他跟她提过一次分手。

他对她说，演戏也是要看对手的。

她记得那一次，她哭了，很伤心。

总觉得一条路还没开始走，怎么就到了尽头，不甘心得那种伤心，她一哭，他心就软了。

和好后，两人便去了民政局，从那以后，她便死心塌地地做了别人妻子。

她总觉得自己配不上顾家明，那么身家清白的男人，那么死心塌地的男人，她苏紫何德何能？

她不是不相信顾家明有人追，她是不相信顾家明怎么就看上了自己？

连她都瞧不上的自己。

那时的自己，要多颓有多颓，简直废柴。

苏紫想，还是要心存感激的。

谢谢顾家明，至少现在的自己活得像个人，即使不是她自己。

这么一想，苏紫就有了回家的理由。

一回到家里，发现顾家明已经回来了。

破天荒地围了个围裙在厨房里烧菜。

她走进厨房，在一旁打帮手，默契得不像话。

怎么看都不像一对早上说要离婚的夫妻。

两个人吃饭的时候，一言不发，顾家明早就习惯苏紫这种神不守舍的样子，熄灭的火苗又开始忽忽地往上窜，他顿了顿，硬是压了下去。

开口说：“你前段时间说要去C城？”

“她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清了清喉咙才找回声带的位置。

“恩。

“冷战结束，苏紫轻呼一口气，最近顾家明不阴不阳的脾气，她也打定主意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水来土淹，兵来将挡。

“准备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有个大学同学结婚，可能下个星期。

“去多久？”

“不知道，看情况。

“顾家明又觉得生气，她总是这样。

随便，不知道，看情况，你说。

那么无所谓的态度，他又觉得有点忍无可忍，可一想到早上说的那两个字，又把火咽下去了。

“需要我陪你去吗？”

“不不，你忙你的，工作要紧。

“苏紫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，看得顾家明又是眉头一皱。

再也无话。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她躺在床上看书，相处越久，顾家明越觉得她像一滩深不见底的深潭。

她聚精会神地看着书，偶尔嘴角牵扯。

今天算起来，应该是苏紫要交稿的日子，可她一点也不操心的样子。

一开始，顾家明还以为编辑么，不就是喜欢白天睡觉晚上赶稿的动物嘛，大好的白天不用，常常深更半夜了还在拼命码字，一开始顾家明还想的是，可以教苏紫一些效率管理方面的常识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，不用每天熬夜那么辛苦。

结婚以后才发现，她真正用在写稿上的时间少之又少，往往主编开始催了，她才慢腾腾地坐在电脑桌前，噼里啪啦一阵乱敲，两个多小时后，她伸了伸懒腰：“搞定。

又一个星期过去了。

”认真看了她写的东西，才发现也不全是马虎之作，顾家明便觉得惋惜。

要是她肯多出一分力，成就不知几许。

“做那么好干什么？

我的目标只是80分。

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

”每当这个时候，苏紫总是以这样的借口反驳。

她的人生哲学就是不要那么好，差不多就行。

正如同，她对顾家明的感情，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。

盈满则亏，大巧若拙。

苏紫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。

第二章 倪真的婚礼倪真要结婚了，跟她那位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的男朋友。

初中，高中，大学，工作，苏紫掰着指头一算，快赶上刘嘉玲和梁朝伟了。

“你要再不进来，我都快要出这个围城了。

”苏紫笑倪真。

电话那头，倪真一个劲地说，你必须来，大学同学可只请了你一个。

如何如何。

来，肯定要来。

挂了电话，心里没来由地一阵发紧。

难道真的又要回去？

五年了，她以为自己全忘了，包括那座城。

苏紫打开抽屉，在最里面有个小盒子。

盒子里放着一些苏紫的首饰，说是首饰盒又有点夸张，里面仅仅只有一枚戒指，一条手链，还有一把钥匙。

她看着那枚戒指，记忆如同海浪般拍打着海岸，一波又一波，声声不息。

戒指是男式的指环，中间镂了空，刚好是一个心型的图案。

“闭上眼睛，我送你一件礼物。

”“好吧，你现在可以求婚了，求我娶你吧！

”“笑什么啊？

为什么女的就不能娶男的？

你看我对你多好？

还特地给你买了礼物。

”“哈哈，别戴了，快取下来吧，要不别人要笑你的。

”“哎呀，真的不要戴了，快取下来，这是我在街边买的，才8块钱。

”“……”回忆里的苏紫笑得那么开朗，如若不是这枚戒指，她快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那么笑过。

这枚戒指最后她还是要了回来。

她说这是她送给他唯一的礼物，所以更要取回来。

她已经不记得当时他的表情和声音了。

还有那条手链，几年了？

<<开到茶蘼花事了>>

她以为它早就遗失了，没想到还好好地躺在那里。

施华洛世奇的水晶，颜色总是那么地亮丽。

玫瑰红的蜗牛，由小到大串成的链子。

这是他送给她的第一份礼物。

那个时候，他站在大学的门口，她犹疑地走过去。

几乎不敢相信，他真的会特地来找她。

她清楚地记得他一共只说了几句话。

“刚刚从日本回来。

才下飞机。

”语气里还有疲惫。

接着他便拿出一个小纸袋。

“碰巧看见了，觉得挺适合你。

”她记得自己缩着手，一直没接。

“把手腕遮上，天气热了，老穿长袖不好。

”一顿，纸袋已经在她手上了。

接着他便坐上车走了。

后来的若干年，苏紫一直戴着那条手链，直到结婚。

她才把链子取下来，换上了一对镯子。

才三年，水晶就像蒙了一层灰，雾雾的，再也不复当初的清透。

就这么摩挲了半晌，苏紫把钥匙拿了出来，才又把盒子锁进了抽屉里。

坐上火车，苏紫才隐约觉得不真实。

真的就这么回去了？

轻易地好象一切没有发生过。

她问自己，到底是真的该去，还是只是借口？

她突然想起自己静悄悄的婚礼。

她跟顾家明结婚的时候，没有拍婚纱照，没有请客甚至没有买结婚戒指。

一开始，顾家明并不反对，觉得自己眼光独到，苏紫不是那种浅薄的女人，做影楼久了，婚庆这行摸穿了，顾家明是出于职业厌倦，可苏紫是从一开始就是能省就省。

反正双方的家都不在本地，去了一趟民政局，半个小时搞定终身大事。

直到去年，顾家明跟她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。

她坐在那，居然就看出了眼泪。

苏紫才发现，原来不是自己不在乎，而是没有找到在乎的人而已。

那次之后，顾家明就拖着她说是要去买结婚戒指，苏紫死活没有答应，她说：“自己的手不好看，戴了戒指更难看。

”钻石的也好，铂金的也好，她统统看不上眼。

闹腾了一阵，顾家明便死了心。

苏紫想，自己结婚的时候还没那么紧张，怎么别人的婚礼，自己倒开始忐忑起来。

后来，苏紫接着又安慰自己，不过是近乡情怯。

火车开到半路，天就黑了。

她跑到车厢口吸烟。

看着玻璃窗上的自己，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抽烟的场景。

那一年，她大三。

坐上从家乡到C城的火车，她一个人战战兢兢地拿出一包烟，瞅准了车厢口没人，才走进去，摸索索地拿出一根烟点上。

她还记得那烟的牌子，叫DJ，苹果味。

一股子清香味儿，她对着玻璃窗，学着怎么把烟都吸进肺里。

第一口，烟在嘴巴里转了一圈全出来了；第二口，她在窗里神奇地发现原来烟也可以从鼻子进去，一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口接着一口，呛地眼泪一直往外冒。

身旁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个男的，一直刁着烟看着她：“不会抽就别逞能了。”

她抬头白了那男的一眼，猛地吸进一口，从鼻子里进去，直达肺部，吸得狠辣。

那男的讨了个没趣儿，自己走开了。

鼻子眼泪全出来了，脸涨得通红。

可就那一次，她就真的学会了。

从此烟不离身。

一下火车，她便看见倪真了。

离开快五年了，这城市的变化让她有点猝不及防，甚至连火车站都不是当初的模样。

倪真的那位青梅竹马叫河马，当然不是真名。

连带地苏紫也这么叫他：“河马叔叔，好久不见！”

“遥远的称呼，瞬间趟过了时间的河流。”

原本就是旧识，河马笑了一下：“怎么才五年没见，我就从河马哥哥升级到了叔叔？”

“不叫你叔叔，怎么证明我永远18？”

“坐在车上，苏紫瞬间变得活泼起来。”

倪真跟苏紫是大学同学，大一那阵还没有什么来往，倪真是C城本地的人，经常上完课就回家，跟外地来的同学没什么交往。

从大学到现在，倪真从头到尾也只跟苏紫一个人好过，周围的男生也有蠢蠢欲动的，可一听说倪真有个两小无猜的男朋友，也就讪讪地收手了。

班上的女生不太喜欢倪真，总觉得她不太合群。

可苏紫却对她有莫名的好感。

是苏紫主动找上她的，后来倪真笑她：“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，我早就一耳光给你扇过去了。”

“苏紫对倪真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真像我的一个高中同学，尤其是眼睛。”

“她要是男的，这搭讪的桥段实在太过老套。”

可只有苏紫知道，她说的全是真的。

后来两个人便渐渐熟了，一起上课，一起去图书馆，一起逃课，一起逛街，一起睡觉。

大冬天的，两个人挤在苏紫那张单人床上，同寝室的女生常常取笑她们：“倪真，你都快成我们寝室的编外人员了。”

以后就从了苏紫了吧，改明儿回去把你男朋友甩了。

“连苏紫也笑她：“你还真是艳福不浅啊，星期一到四，我陪你，周末，河马陪你。”

怎么算我都比他多一天，怎么着？”

让我做大房吧？”

“那么百无忌惮的苏紫，那么活泼爽朗的苏紫，那么神采飞扬的苏紫，也只有对着倪真，苏紫才会这样。”

有时候放假，倪真也把苏紫带回家，一来二去也就跟河马熟了起来。

“我说，苏紫，你这么一天到晚缠着我们家倪真也不是个事儿啊！”

“河马，我还没问你要好处费呢！”

你知道一天到晚在学校我得帮你们家倪真挡多少玫瑰花？”

要不是我出马，倪真指不定就飞了呢！”

“河马比倪真大两岁，初中毕业就去当兵，退伍后在政府部门工作。”

她们读大学那会，他已经上班了。

倪真的学历一直让他有点耿耿于怀，总担心倪真在大学里跟着谁谁谁好上了，那股子自卑和不安全感使得他每天三五通电话，学校一没课就把倪真接回家，生生盼着四年赶快过完，把倪真娶回家当老婆。

当天晚上，倪真跟苏紫睡一张床，河马临走的时候还说：“让你们姐妹淘好好掏掏心窝，改明儿倪真就是我们家媳妇儿了。”

“笑闹了一阵，苏紫在床上伸了个懒腰：“哎，回来真舒服啊！”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” “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，我怕你不会过来了。

” 倪真翻了个身，对着苏紫。

“谁结婚都能不去，你结婚我不来，那不是找死吗？

我还想当干妈呢！

” “你这次回来怎么安排的？

有没有想过去找别同学？

” “现在还不清楚，等你忙完结婚的事情再说吧，把年假全请了，这次玩够本。

” “你跟其他人还有联系吗？

” “没了，就你啊。

不三天两头在网上聊着吗？

” “好吧，那你就安心跟着我吧！

我还有三天婚假，到时候带着你到处去看看。

” “那怎么好意思，这电灯泡当得也太亮了点。

” “说真的，苏紫，你这几年变化挺大的。

” “怎么了？

” “你还记得你刚去A城那会吗？

我跑去A城看你，那个时候你瘦得不成样子，那个时候我真担心你迈不过去。

可后来，你突然跟我说你结婚了。

吓得我，还以为你拿婚姻当儿戏呢。

不过现在看到你，又觉得安心了。

” “人不向前看还怎么活啊？

不过说真的，我挺感谢顾家明的。

要不是他，说不定我还待在那个旮旯里颓废着呢。

” “那就对人家好点。

” “唉，尽力吧！

”

.....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编辑推荐

好故事尽在《开到荼蘼花事了》！

那个时代已经过去，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，属于她和他那段花样年华已经过去，关于那段花样年华的一切都不存在了，再见，再也不见，永不永不见。

<<开到荼蘼花事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